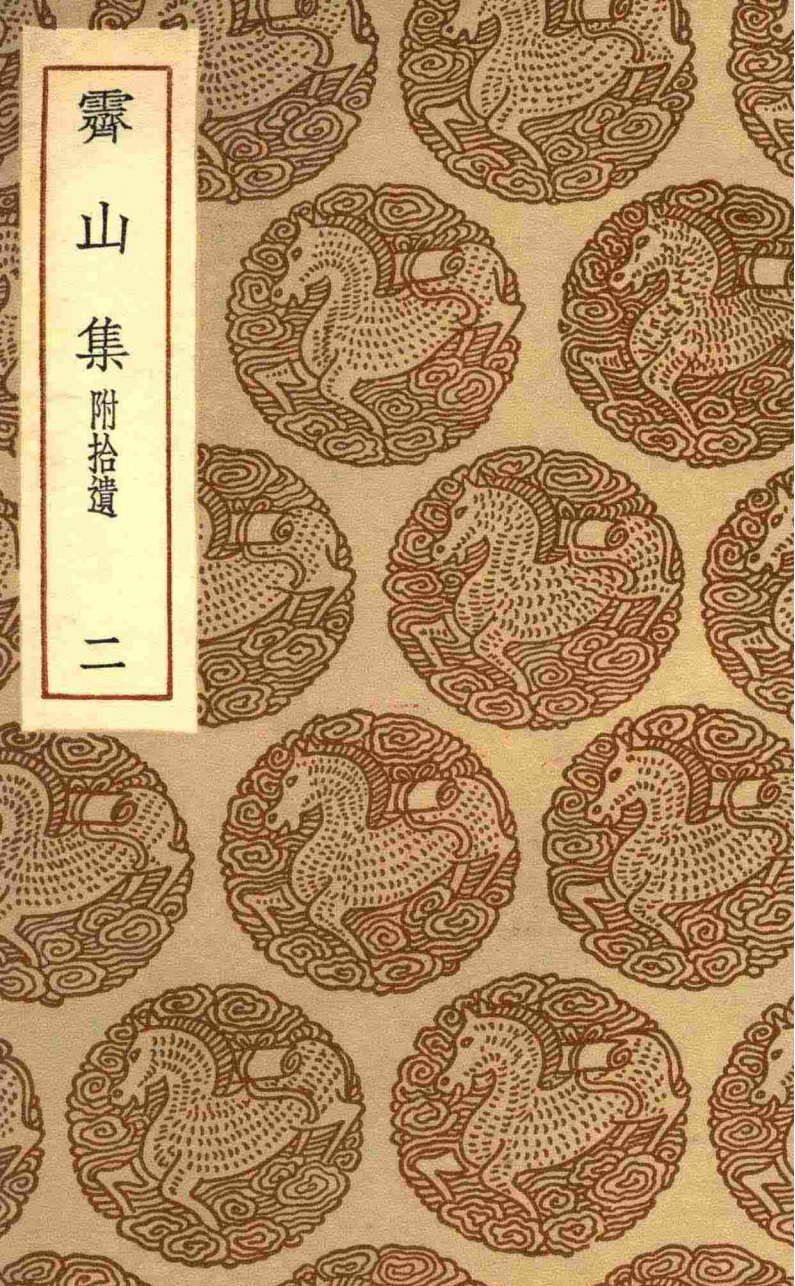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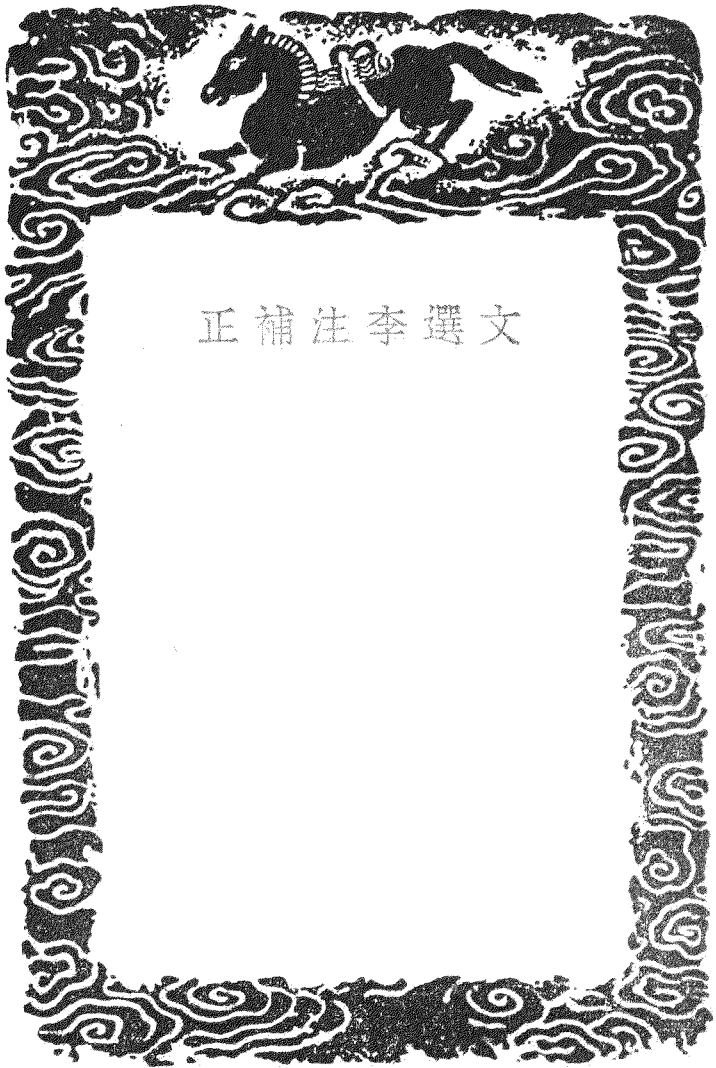


霽山集附拾遺

二





文選李注補正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正補注李選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輯者 孫志祖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中E一〇〇〇

壽

薰蕕不雜。聞之前典。注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補曰。世說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賢人。請婚陸太尉。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吾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納女於管庫之人。○補曰。何云。謂吳郡正閤主簿。

### 答東阿王牋

秉青萍干將之器。○正曰。汪云。注引呂氏春秋。謂青萍爲豫讓之友。乃自殺者。又引張升反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今此文義與干將竝稱爲器。則張與陳所云。當別有據。而注未之及。金云。青萍劍名。豫讓之友不合。

### 爲鄭冲勸晉王牋

禽闔閭之將。注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補曰。國策蘇子說齊閔王曰。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

###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抽揚小善。○補曰。許云。說文。抽。引也。後漢書范滂傳。抽拔幽陋。

効蓬心於秋實。注韓詩外傳。簡主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正曰。何云。秋實自用邢顒事。

###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任彥昇注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竝任昉之辭也。○補曰。何云。梁書邱遲傳。以此牋爲遲作。與梁典異。

答蘇武書

題注○補曰劉知幾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

而執事者云云注謂漢朝執事之人也○正曰按執事卽謂蘇武也注非

彼二子之遐舉注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正曰按容齋續筆曰二子謂上文賈誼亞夫也遐舉猶言往事

陵雖孤恩注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正曰按此孤恩與論語義迥異

報任少卿書

孔子適陳注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游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正曰汪云按史記孔子始至衛卽適陳後又至衛過宋適陳論語衛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孔子三至衛皆適陳其見南子在畏匡還衛之後時去適宋又去適陳家語所言適曹恐是適宋之誤而司馬書固無誤也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注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正曰按夫字當屬下句讀

更張空拳注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彎弓也○正曰趙云矢已盡矣空弩張之何益奮拳而敵便是張義何必以屈指爲疑似無庸改拳爲

奪也

而僕又得之蠶室注。佴次也。○補曰。爾雅。佴。貳也。貳有次義。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補曰。史通云。案呂氏之脩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若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

僕竊不遜。○正曰。何云。不遜。猶言當仁不讓。志祖案。不遜與不敏同。謙詞也。注引論語。近之則不遜。非。

### 報孫會宗書

幸賴先人餘業。○補曰。金云。惲父敞爲丞相。封安平侯。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釐。穀下。總領從官。注。從天子侍從官也。○補曰。金云。按柏梁詩。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惲前爲光祿勳也。

### 論盛孝章書

其人困於孫氏。○補曰。何云。時憲避難於許昭家。

###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注。言我尙冀君之餘地。何必荊州之士。不復還我哉。○正曰。許云。言荊州之役。無損於我。何必遂自嫌貳。不復還往乎之。往也。詳此書。欲與孫氏結好。不復還之。與下願聞德音相應。注。

以爲何必荆州之士不復還我。殊非。此書前後。竝無欲還荆州之意也。

豫章距命。注。吳志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爲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補曰。按劉繇

據豫章不久。旋即病卒。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見吳志繇傳。此書之作。乃在孫策薨後。權據

江東之時。劉繇死久矣。豫章距命之言。恐涉虛飾。

與朝歌令吳質書

題注。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正曰。何云。漢朝歌屬河內郡。建安十年。始割以益魏郡。

與鍾大理書

爛然滿目。注。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正曰。金云。按篤書備言誦易書

禮春秋詩與百家衆氏。故有煥爛之句。此摘引未妥。宜刪去誦易句。本云煥爛兮。其溢目也。文亦小異。

與楊德祖書

恃惠子之知我也。○補曰。趙云。惠子。惠施也。用莊子事。

與滿公琰書

楊倩說於范武。注。范武未詳。○補曰。按李周翰注云。范武。古之善爲酒者。亦想當然耳。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且宦無金張之援。○補曰。漢書蓋寬饒傳曰。上無許史之援。下無金張之託。

與山巨源絕交書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注。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正曰。韓詩外傳云。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在漢書前。

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注。言人於己爲未見。有矜恕之者。○正曰。金云。此謂不脩弔禮。已曾爲不見諒之人所怨。至欲中傷。雖亦以此自責。而性終不可化也。注於己爲句。解得牽強。雖瞿然自責。注。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正曰。金云。瞿然。屢見檀弓。豈待漢書。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補曰。何云。黃門不男者也。癸辛雜識引佛書甚詳。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曹譚以無禮取滅。注。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卽位。晉侯圍曹。○正曰。金云。晉文公之舉。曹未嘗滅也。曹伯陽背晉于宋。宋伐之。晉人不救。宋滅曹。此小不事大。無禮取滅之事。似應兼引。引觀浴事。亦宜增引。僖負羈之妻曰。晉公子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云云。

思復翰飛。飲馬南海。注。毛詩曰。翰飛戾天。鄭元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正曰。趙云。詩曰。王旅暉暉。如飛如翰。左傳曰。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



其會如林。注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正曰。按此本用詩大雅成句。不當引書。

重答劉秣陵沼書

雖隙駟不留。○補曰。禮記曰。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

移書讓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補曰。何云。陶唐氏既衰。而後有劉累。衰字有本。

往者綴學之士。○補曰。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大戴禮小辯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內外相應。○補曰。何云。內謂陳發祕藏。外謂桓公貫公庸生之學。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補曰。呂向注。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爲海鹽縣令。欲卻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

值薪歌於延瀨。注。薪歌延瀨未詳。○補曰。呂向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三章而去。志祖案。延瀨疑指延陵季子。取遺金事。論衡書虛篇云。披裘而薪。魏此薪歌合。韓詩外傳則以爲牧者。蓋傳聞異詞也。至呂注所引蘇門先生事。不詳出何書。

爲袁紹檄豫州

因賊假位。○補曰。何云。范書宦者傳。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榜楚參并。○補曰。魏志滿寵傳。爲許令時。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尙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內相掩襲。○補曰。何云。范史注引獻帝春秋曰。曹操引軍渡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

### 檄吳將校部曲

於安思危。注。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正曰。左傳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又於安思危。見逸周書程典。解不當引漢書。

身罄越軍。○補曰。金云。按文王世子曰。罄于甸人。注曰。罄。懸縊殺之也。罄與罄同。夫差縊死。故云。盛孝章君也。○補曰。張銑注。盛孝章爲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

近魏叔英。○補曰。何云。後漢書黨錮傳。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當是叔英也。

虞文繡。○補曰。何云。虞仲翔父名歆。爲日南太守。

周泰明。○補曰。何云。泰明。周昕字。

聞魏周榮。○補曰。何云。周榮。會稽典錄作周林。吳夫人傳注中。引典錄名騰。吳範傳及注作滕。



# 文選李注補正卷四

解嘲

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補曰：王氏鳴盛曰：說十餘萬言，當爲法言，非指太元。然今法言具存，按其正文大約不及萬言，而此云十餘萬言，則不可解。孟軻雖連蹇。○補曰：許云：易林胡言連蹇。

答賓戲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注：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正曰：野客叢書曰：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卽霸者之用耳。志祖案：李周翰注亦云：三術謂帝王霸。漢書應劭注與服虔同。

毛詩序

先王之所以教。注：先王指太王、王季、文王也。○正曰：案鄭箋云：先王，斥太王、王季、二南、美文王之化，而歸本於先王之教，不應先王內并數文王。

尙書序

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補曰：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卽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

訓之文。

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補曰。正義曰。知必黜八索。除九邱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止有二典而已。其五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邱索亦黜除也。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補曰。正義曰。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以爲去三百二十篇。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補曰。正義曰。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補曰。正義曰。壁內所得孔傳。凡五十八篇。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嗣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爲四十六卷。○補曰。正義曰。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

春秋左氏傳序

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補曰。正義曰。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牘乃方板。可以

竝容數行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補曰。正義曰。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卽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卽位而求好于邾。故爲喪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補曰。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字子駿。劉向少子也。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受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穎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于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補曰。正義曰。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撰述春秋。三年文成致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

麟鳳五靈。○補曰。正義曰。麟鳳龜龍白虎。

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補曰。正義曰。公羊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卽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補曰。趙云。荀卿有禮知雲蠶箴五賦。在荀子中。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注。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正曰。趙云。續漢志曰。候氣之法。殿中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律。注引左傳不合。

王文憲集序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注。鄭氏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正曰。齒危。謂齒將落也。不當訓高。夷雅之體。○正曰。荀子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與此處夷雅義別。不當贅引。

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補曰。案南史王僧綽<sup>儉</sup>父傳。尙東陽獻公主。與此序武康公主異。儉本傳云。儉

嫡母武康主。揚氏。鳳苞云。初封武康。進封東陽。

挂服捐駒。注。挂服未詳。○補曰。李周翰注。魏裴潛爲兗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去。置挂於壁。案事見魏志裴潛傳。注引

魏略凡所用物。皆呼爲服。

聖主得賢臣頌

忽若慧汜畫塗注塗路也○正曰顏師古注云塗泥也如以刀割泥中及至駕齧膝注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正曰孟康注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休徵自至壽考無疆○補曰何云漢書曰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褻對及之

漢高祖功臣頌

觀幾蟬蛻○補曰趙云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屈原傳曰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滌穢紫宮注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正曰金云按史記東平侯興居云云非勃語勃遣朱虛侯入宮擊殺呂產卽所謂滌穢也

皇媼來歸○補曰顧炎武日知錄云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竝無皇媼

東方朔畫贊

神交造化○補曰淮南子云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大人來守此國注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爲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補曰陳氏景雲云潘岳夏侯滿誄云父守淮岱治亦有聲淮謂淮南岱卽謂樂陵也



三國名臣序贊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注。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正曰。趙云。當引充虞路問章。

封禪文

昆蟲闡澤。○正曰。許云。韋昭音愷。驛。詩。齊子豈弟。鄭箋。豈讀爲闡。古文尙書以弟爲圍。圍。明也。韋昭之音。蓋用鄭義。李善既用韋音而不知其說。又引文穎之解。以闡澤爲樂。非也。

鬼神接靈囿。○補曰。郭璞注。靈囿。古仙人也。

蓋號以況榮。注。蓋者發語之辭也。○正曰。史記考異曰。蓋讀如盍。文穎訓爲合。合號。獨言合符也。小顏以爲語辭似迂。

劇秦美新

若夫白鳩丹鳥。○補曰。宋書符瑞志曰。白鳩成湯時來至。

舊三爲一襲。○補曰。何讀襲字絕句。劉良注云。襲行於時。當以襲字屬下句。許云。封禪文襲。舊六爲七。此用倒裝句法。置襲字於下。

典引

胡縊莽分。○補曰。金云。按法言曰。秦縊霸上。楚分江西。史記但云二世自殺。縊死之文。未詳所出。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妊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爲之父母模範也。○正曰。按孕

育甄陶言德兼四代也。不必作父母模範解。

將緝萬嗣。注緝使也。緝與拼古字通。○正曰許云爾雅拼使也。廣雅緝續也。此當作續字解。善注非。

### 晉紀總論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補曰金云戰國策司馬錯曰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張儀曰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漢書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補曰何云二句乃左傳所載劉康公之言。

是以目三公以蕭杙之稱。注蕭杙未詳。○補曰劉良注云蕭然自放杙爾無爲。

長沙之權。注王隱晉書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問相攻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顥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正曰長沙之死由東海王越收送別省爲張方所殺竝非敗死。注誤。

### 後漢書皇后紀論

題注。○補曰音義云按後漢書此是卷首序體非論。下宦者逸民傳論沈約宋書恩倖傳論竝同此誤。夫人坐論婦禮。○補曰周禮序官九嬪注云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 逸民傳論

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注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正曰金云蘊藉始見史記酷吏傳曰治

敢行。少蘊藉。漢書薛廣德傳曰。溫雅有蘊藉。俱在桓榮前。至此處用此二字。意獨有別。似直作蘊蓄解。肅宗亦禮鄭均。○補曰。何云。禮鄭均。謂予之白衣尙書祿。以遂其高。

恩倖傳論

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注。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正曰。何云。胡廣當作匡衡。以前後漢書考之。可見。注家無改正者。伯始亦當改稚圭。

過秦論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補曰。史記志疑曰。案秦惠文王八年。魏入河西地於秦。孝公時安得至西河之外乎。商君傳有魏惠王割河西地獻秦以和之語。竝誤。

翟景注未詳。○補曰。史記志疑曰。翟景疑是趙策。翟章吞二周而亡諸侯。○補曰。宋吳枋宜齋野乘曰。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却匈奴七百餘里。○補曰。金云。史記劉敬曰。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又匈奴傳曰。始皇帝使蒙恬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凌樨隆云。河南地今河套是也。廣七百里。號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四子講德論

周公受桓鬯而鬼方臣。注。周公受桓鬯未詳。○補曰。金云。書洛誥周公曰。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桓鬯二

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注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補曰徐文靖管城碩記  
云按瑞應圖曰王者仁德則白狼見周宣王時白狼見西國滅後魏書靈徵志曰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  
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焦齒梟鬪注焦齒未詳○補曰金云周書王會解曰黑齒白鹿白馬焦齒殆卽黑齒也

### 王命論

考五者之所謂○補曰按五者卽指上文高祖之興有五也李周翰注爲五行相承其說非

### 六代論

于今二十有四矣○補曰何云二十四年則此論當齊王芳正始四年上也又六年爲嘉平元年春曹爽  
誅滅魏祚遂爲司馬氏所奪

### 養生論

齒居晉而黃注齒黃未詳○補曰按陸佃埤雅云世云噉棗令人齒黃晉齒食此故也爾雅翼云晉人尤  
好食棗蓋安邑千株棗比千戶侯其人寘之懷袖食無時久之齒皆黃

### 運命論

顏冉大賢注冉求字子有○正曰何云冉謂仲弓非子有也

辯亡論上

旋皇輿於夷庚。注：夷庚者藏車之所。○正曰：困學紀聞云：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注誤。

戎馬無晨服之虞。○補曰：汪云：注晨服二字無解。晨服猶云夙駕。

辯亡論下

親仁罄丹府之愛。○補曰：金云：丹府猶赤心也。府同腑。削投惡言。○補曰：金云：左傳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又漢書朱博傳云：投刃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五等論

皇祖夷于黥徒。注：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爲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劉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爲皇祖，蓋別有所見。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尙未足黥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爲黔。○正曰：金云：高祖征黥布，被創行道病甚而崩，所謂皇祖夷于黥徒者此也。注又牽入被殺之劉賈，遂以稱兄稱祖爲疑，自生枝節，無謂之甚。黥當爲黔，亦不可解。想文選本誤作黔布，故注云黔當爲黥。後人校正本文黔字，而注中黔黥二字，反顛倒誤刻耳。志祖按：六臣本注無史記曰至蓋別有所見一段。

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注：一夫謂董卓也。○正曰：何引陳景雲云：二句蓋指漢末羣盜披猖，殘破郡縣。注

似誤。使其竝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注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竝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秦漢同立郡縣而修知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正曰：何云竝賢兩愚合五等與郡縣言之，注失其意。

### 辯命論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補曰：周嬰卮林曰：按苟悅漢紀，此東海人風謠，漢書不載，孝標蓋全用之。

### 廣絕交論

范張款款於下泉。注：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正曰：何云七哀所謂下泉，非及泉也。注贅。縱碧雞之雄辯。注：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愉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正曰：金云：按碧雞與黃馬同出，公孫龍子馮衍所云，殆卽指此。碧雞頌與談辯無涉。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注：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嚭旣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旣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正曰：何云引四人事，只取其困急相依，作窮交之證，譖員襲耳之注似贅。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障癘之地。注：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正曰：汪云：此紀實事，豈有虛指地名之理，是必實有是事而無可考耳。

演連珠

不發傅巖之夢。○補曰。班固答賓戲曰。殷說發夢于傅巖。

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注。密令車茂。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

體也。○補曰。汪云。沈約宋書良吏傳序曰。蒲宓之化。事未易偕。正作宓字。李氏偶未記及此耳。案劇談錄云。狄惟謙

有蒲密之政作密字。

女史箴

天道惡盈。注。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禍謙。○正曰。金云。何不引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偏引此

句。又李固災異對策曰。天道惡盈。

封燕然山銘

納于大麓。注。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補曰。金云。史記五帝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索隱

曰。尚書云。納于大麓。孔氏以麓訓錄。言令舜大錄萬機之政。與此不同。按後漢書竇憲傳。和帝即位。太后

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大宣誥命。此用納麓。蓋亦本孔義。

石闕銘

凶渠泥首。○補曰。扈林曰。李善不釋泥首之義。不若劉良注云。泥其頭面以降。差為明暢。

懸書有附。委篋知歸。注。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正曰。金云。梁脩謗木肺石之

制。委篋似卽投甌之說。謂陳訴者望闕而知所向耳。與上句自是兩意。

楊荊州誄

謂督勳勞。注。說文曰。督。察也。○正曰。困學紀聞云。當引左氏謂督不忘。古字督與篤通用。卽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以督爲察。非也。

楊仲武誄

日昃景西。望子朝陰。○補曰。金云。周禮曰。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景朝多陰者。謂得日遲。此以比仲武少年。光景正未有艾也。

夏侯常侍誄

奉轡承華。注。漢舊儀有承華殿。○補曰。金云。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中有承華門。見贈馮文熊遷斥邱令詩注。

馬汧督誄

狄隸可殞。注。周禮有蠻隸夷隸。鄭元曰。征蠻夷所獲也。○正曰。金云。此宜引左傳晉侯賞中行桓子狄臣于室事。

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注。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璿玉。說文曰。璿亦璿字。○正曰。趙



云。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瑤。玉果璿珠。注之琬玉乃是一物。不可以對桂椒也。

母老子幼。○補曰。趙云。母疑作父。靖節年十二喪母。三十七乃喪父也。

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補曰。趙云。靖節下世之月。據挽歌及自祭之文。似無疑。然朱子綱目書於十一月。必非無據。惜未之攷也。

獨正者危。至方則閔。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鑿不遠。吾規子佩。○補曰。趙云。此述靖節戒己之詞。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達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誰箴余闕。○補曰。趙云。此延年自述之詞。而中閒達衆速尤四語。則自咎之詞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龍鄉輟曉。注。陳畱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正曰。金云。此句恐用燭龍事。注所引僻而小。似與出句不稱。

元皇后哀策文

登曜紫闈。○補曰。許云。史記天官書。天極星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皆曰紫宮。

齊敬皇后哀策文

懷豐沛之綢繆兮。注。豐沛喻帝鄉也。○正曰。何云。蕭氏陵在武進。故云豐沛。接龍帷於造舟。○補曰。何云。太祖紀云。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

哀日隆於撫鏡。注。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云云。○正曰。何云。於時佛法未入中國。安得身毒寶鏡爲甲觀之佩。明是六朝人附會之書也。撫鏡當引明帝觀陰后鏡奩中物事。

### 褚淵碑文

敦穆於閨庭。注。王隱晉書曰。汜勝之穆敦九族。○正曰。汪云。考晉書儒林傳。汜毓字稚春。濟北人。奕世儒業。敦睦九族。注引王隱書。亦是汜毓傳。抄者誤爲勝之。汜勝之。漢成帝時爲議郎。見漢書藝文志注。

選尙餘姚公主。○補曰。案南齊書褚淵傳云。尙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後又云淵妻宋故巴西主。與此文餘姚公主互異。案南郡巴西皆郡名。而餘姚則縣。蓋初封也。

荀裴之奉魏晉。注。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令。○正曰。何引陳景雲云。荀謂荀顛也。注似誤。

餐輿誦於丘里。○補曰。趙云。莊子曰。是謂丘里之言。

五臣茲六。注。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正曰。何云。五臣似當引論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何必引呂氏春秋。

### 頭陀寺碑文

況法身圓對。○補曰。許云。佛有三身。一法身。二報身。三應身。

九十六種。○補曰。許云。翻譯名義集外道篇云。辨正論曰。九十五種。騰翫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垂裕之準。九十六。外道經於中。一道是正。卽佛也。九十五皆邪。華嚴大論。九十六皆邪者。以大斥小。工以心競。注。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正曰。按此當引左傳曰。臣不心競而力爭。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南接衡巫。注。衡巫。三江名。○正曰。按劉良注云。衡巫二山名。當改從之。

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注。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正曰。困學紀聞云。儲字未詳。蓋亦善弈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痛棠陰之不留。注。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正曰。汪云。按此似用召伯甘棠之事。未必謂落棠山。

敵之穹壤。○補曰。金云。按魯連遺燕將書曰。名與天壤相敵。敵字用意本此。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寄深負圖。○補曰。趙云。漢書霍光傳曰。上年老。趙婕妤有男。心欲以爲嗣。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之。

弔屈原文

方正倒植。○補曰：許云：倒植卽倒置。植與置古字通。論語植其杖，石經作置。吁嗟默默。注：毛詩曰：吁嗟鳩兮。○正曰：金云：楚辭卜居曰：吁嗟默默。賈蓋用其語。若引詩則麟兮更在前矣。

### 弔魏武帝文

擠爲山乎九天。○正曰：許云：擠與躋通。登也。升也。注引孔傳：釋擠爲墜。乖於文義。雖龍飛於文昌。注：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正曰：何云：文昌卽操所自謂吾其爲周文王也。

援貞吝以基悔。注：言爲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故爲可悔之行也。○正曰：何云：貞謂持法，吝謂小忿怒，大過失。注非。

參橫月落幾相思。第一春風向此期。乘興竹筇霜後路。寄聲籬落水邊枝。禁中鼓絕花奴老。

太平廣記。明皇好羯鼓。嘗遇二

月初吉旦。巾櫛方畢。宿雨始晴。景物明麗。殿亭花柳將吐。曙而嘆曰。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即令羯鼓。臨軒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杏。皆已拆矣。上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

海上宮深鳥使遲。獨抱素心

誰是伴。羅浮僊夢隔天涯。

事與首句同出。而悲感之意。又自見於辭表。

柳下漁次韻

瓦甌一醉萬事了。醒來然竹清溪曉。半養煙雨披春寒。堤上落紅已如掃。荒磯白鳥無離愁。明月清風滿幽抱。却憐灞水長亭西。幾樹柔條不得老。漢槎丙穴今已非。峴山漢水中出鱖魚。肥美。常禁人採捕。槎以斷水。因謂之槎頭鱖。丙穴在漢中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月出。十月入。

魚自穴下入水。又穴口向丙。故曰丙穴。網罟相尋縱鱗少。何如捲釣兩忘機。魚向樹根吹絮飽。

書陸放翁詩卷後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會稽人。

天寶詩人詩有史。

杜甫經天寶之亂。時事槩見於詩。史稱其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古不衰。世號詩史。

杜鵑再拜淚如水。龜堂一老旗鼓雄。

放翁有堂名曰龜堂。

勁氣

往往摩其壘。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椀建溪茶。

成都建溪。翁遊宦之地。

承平磨節半海寓。歸來鏡曲盟鷗沙。詩墨

淋漓不負酒。但恨未飲月氏首。氏音支。漢匈奴傳。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牀頭孤劍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手。謂中原沒于金人。

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此謂丙子歸附國朝。成混一之功也。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迺翁。放翁示兒詩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

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今來孫却見九州之同。但時異事殊。家祭不可以告乃翁。爾意深而辭婉。

### 贈會稽尹醫師

相逢湖海說醫靈。學更參玄世味輕。薊子他年游碧落。空留藥市會稽城。

後漢薊子訓。齊人有道術。嘗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

色不異於今。

汪東巖爲余寫容。求贈詩。余以其學佛者也。故後章及之。

丰神閒整坐凝然。一笑聊憑筆意傳。却有丹青難畫處。獨遺好醜在千年。因形有像轉支離。妙筆從君壓畫師。若向禪中參一指。寫余父母未生時。

### 夢回

夢回荒館月籠秋。何處砧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水寒更有未眠鷗。

送春

蜀魄聲聲訴綠陰，誰家門巷落花深。遊絲不繫春暉住，愁絕天涯寸草心。

聞蟬二首

翼綃微動自宮商，幾曳殘聲送夕陽。喚得槐柯芳夢覺，薰風一曲換西涼。

明皇時西涼州獻曲曰涼州寧王曰音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斯曲也宮

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恐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亂始驗寧王審音之妙言此以暗寓世變之意

近交紙薄雲翻手，舊夢冠空雪滿顛。

漢官儀侍中冠以貂蟬為飾

却憶畫船曾聽處，夕陽高柳斷橋邊。

與邵德芳同舍三首

聚散雲萍亦偶然，十年曾此繫秋船。當時別意芙蓉老，不道相逢又十年。  
年少同游古辟雍，文光萬丈掃秋虹。不須舊事談如夢，燈下相看亦夢中。  
葵心戀日還終在，橘性踰淮已不同。誰識鱸江持釣手，曾褰月窟一枝紅。

夢中作四首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法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于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

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顛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

爲題後篇冬青  
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轅寧忘犬馬情。  
西征賦：猶犬馬之戀。主竊託墓於闕庭。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  
舜葬蒼梧，有鳥銜青砂珠，積成壘，名曰珠丘。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吠鴉。  
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  
猶憶年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此，後世因之，宋諸陵亦多植此木。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此言在宮中者。五月深山護微雪，  
此言而紹興者，冬青開於五月，其色白而微黃。石根雲氣龍所

藏，尋常螻蟻不敢穴。  
謂天子所葬之處尋常臣民不得而雜處也。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  
杜子美杜鵬行君不見昔蜀魂飛遠百鳥臣，

日蜀天子化爲杜鵬，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夜半一聲山竹裂。

六言

沙鷗對立機外，胡蝶相逢夢中。  
帆去帆來野水，花開花落春風。



流水獨唵花逕。好山重約雲門。茶甌踈竹孤寺。桐角斜陽遠村。

附元音詩 明呂洪本增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風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鋌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尙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劔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閒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 霽山先生集卷第四

## 重修陰均斗門記

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斗門爲大。斗門八。陰均爲大。陰均斗門者。金舟東西四鄉之水赴焉。嘉泰汪令君季良所創也。其毀家以相林君居雅也。今故碣猶在。越百年。穿漏就圯。河流有洩無蓄。海潮大時。澎湃衝突。逆入河。皆爲田害。故歲多歉而民貧。請於官。官置不問。縱有問者。吏持片紙急其都。都急其民。交相漁獵。迄無成功。大德九年。州判皮侯元。一日公退。與客相略民利。有以陰均言者。侯憫然曰。吾責也。會歲侵。又不敢震其民。展轉于中。聞蘆江報恩寺有講師曰融。梵行精實爲衆信。侯致尺書。詞語懇篤。願借師力以成師得書喜曰。成此非細利也。侯有命。其敢不承。乃攜短疏。道侯意勸化。義風所激。壹皆樂從。遂廣置合用料物。以十一月經始。先築上下堰。決水施工。斲石澆。斲石限。更板閘二十四層。纖罅必直。表裏堅好。侯勸相之。使旁午于道。十年二月訖工。侯視成。春波溶溶。演漾渟止。河伯寧。海若伏。父老驩相語。凡此駿功。師之力也。侯所命也。微侯吾且爲魚。況能耕稼以食其土也。由是三十六源。得蓄泄之宜。四十萬畝。免乾溢之患。有年將不一書其利博哉。夫以利人者役人。雖出有司。法以繩之可也。侯立心仁恕。唯欲行所無事。不叫囂而集。不鞭笞而辦。誠動誼感。匪師曷遂。不然。民方倚侯以爲父母。侯豈不自信。而尙假浮屠

以信於人也。衆請鑿石屬予記。歌曰：今侯昔令，前汪後皮，屹茲斗門，流德海涯。海涯之德，河洛之思。後有作者，其視茲碑。

善吾精舍記

太極動靜而生陰陽。有晝則有夜，有春夏則有秋冬。更十二時，無偏於晝之理。歷七十四氣，無偏於春夏之理。天地尚然，夫人固形其閒，亦未有偏於生而長存者也。大塊勞以生，逸以老，而不能不息，息爲生地也。松喬噓吸，握固留形，不過陰陽一盜，豈真知者哉？知道者，漆園氏其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達哉言也。梅所潘公獨觀萬化，菟裘雲石，而取以名廬。會予客山陰，公貽書屬記曰：願子之拓吾義也。予惟天地閒事事物物，其初何嘗不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而後有性，未有性時，已有此善。繼之斯成之。孟子以利善之閒分舜跖，原其初，跖豈不善於舜哉？吾一日之閒，鷄鳴而起，孳孳爲善，一日之舜也。又自一日而往，以至周天三百六十日，無不爲善，一歲之舜也。又自一歲之日而往，以至三萬六千歲歲之日，無不爲善，終身之舜也。終身爲舜，不爲跖。由是體受歸全，歸形氣之全於父母，歸性之全於天。吾豪髮無遺憾，何適不善。善吾初也，吾不失吾之善，而非有以善吾也。其言似知道，未深於道也。故不若洙泗之言爲正，朝而聞生此道也，夕而可息，亦此道也。從心而行，乘化而盡，與道消搖，吾何知焉。梅所聞而喜曰：吾前所聞者，漆園氏之言也。吾後所聞者，洙泗之言也。益知聖門天地之爲大也。

青山說

宋嘉定年間。安晚鄭公爲相。於堂西偏。闢一榻。扁以青山。客有疑而問曰。前槐後棘。其居潭潭。目未嘗有山也。而曰山。何相國之嗜山也。相國曰。吾身在廊廟。而心在山林。顧不能一日忘。且萬一免去。吾願遂矣。今嚴陵洪君景琳。生後百年。家於山之麓。青山屋頭。昉以自號。雖出處不同。而突然天地間。同一青。青何與予。惟士大夫一出一處。皆有道存。苟無居富貴之心。雖廊廟而山林也。苟無厭貧賤之心。雖山林而廊廟也。況山性仁。君忠厚。以培之。山體靜。君凝重。以鎮之。噓其雲。可以澤寰宇。儲其材。可以棟明堂。而昆蟲鳥獸之類。亦各遂其性。各安其所。雖處也而未嘗不出也。晉陶隱居。飽聽松風。而朝有大事。數遣中使。訪問絡繹。不失爲山中宰相。又安知箋箋束帛。不賁茲山也。雲山蒼蒼。客星奕奕。我思古人。高風可卽。若夫終山徑捷。北山文移。卒貽林澗之愧。自有青山以來。不知幾千載。閱人多矣。君勉乎哉。

虛心堂記

虛心堂者。前餘姚宰邵君濟翁所居也。堂以虛心名。君所居雖堂。實心也。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廣大。而不能虛者。物實之也。心固無物不有。而何嘗有物哉。聞之先儒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惟虛心。故能應物。雖無物不應。而若未嘗應。不留物也。應物而物不免留。留則有迹。豈所謂虛。如鴈過淵。淵無留鴈之情。而鴈無不見之影。豈惟淵哉。衆物妍醜。畢陳於鏡。鏡未嘗拒。亦未嘗留。倏然而空。鏡體故在。心猶是也。君試

反心而觀。方家世節。塵蚤敷仕路。贊獻奏最。其達而應物者何限。及柱折維裂。履運欬歔。而以蒼顏白髮。往來殘山剩水中。其窮而應物者又何限。回首六十年餘。行藏舒斂。榮悴欣戚。則既與浮埃俱化。而本心獨存。夫富貴者心驕。貧賤者心慊。驕與慊據而實之。去其實以還其虛。洞然八荒。皆我闔也。堂豈尺椽半席而已乎。老氏嘗有虛心實腹之論。既欲其虛。又欲其實何也。曰虛心似無物。實腹似萬物。皆備。言虛致實。其言最近理而少密。故差處亦在豪芒。恭惟三聖傳心十六字。炳如丹也。持以問安樂窩何如。

陶山脩竹書院記

越爲東瀨望。前將作監簿脩竹王公爲越望。歲乙酉。予與里人陳用賓同客公第。一夕漏過丙。用賓扣予榻。予驚寤。問所以。曰。吾夢侍公武林。訪草窗周氏居。庭闐然。中懸畫障。視其景物秀異。不類凡區。一峯拔地起。直入雲際。下有小楷書。凡六十五字。署陸務觀題。誦其文。歷歷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巖。以佚放翁。岌萬仞其如削。峻一極而天通。余乃跨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子曰。嘻。異哉。是何祥也。起取筮筮。遇艮之離。兼山成體。重火揚精。厚積而光。莫之與京。此其代協文明乎。用賓喜不寐。待旦。白公相視。駭命筆識。後四年。陸氏以陶山歸公。有峯筆卓出雲門。諸山右。卽其麓種竹萬箇。又六年。書院成。公領客徜徉。仰觀浮雲起處。若有觸于中。顧用賓曰。獨不記前夢耶。用賓矍然悟。予亦在旁。則相視大喜曰。嗟乎。此豈人力也哉。天將雨水。水氣上。夫人嗜欲。

之感。必有神物焉。啓其朕。夢神交也。夢不於己而於人。交益神也。自昔山川勝槩。天作地藏。以遺其人。晉陶貞白。高隱鍊真。爲蓬萊監。山因以氏。曠乎有道者也。越數百年。宋熙寧中。左丞農師陸公。退休綠野。結樓著書。老佚而息藏之。今墓在支峯下。又二百年。始屬於公。夫地不自勝。勝以人。人能爲地勝。勝以道。公自弱冠入仕。首忤時宰。閉門十年。少舒而澤物。終隱而求志。合於道矣。自有茲山。以至于今。理亂廢興。如幾春夢。而生生化化。不與世數俱盡。庸非道哉。於西廂爲先賢祠。農師受業。荆公之門。不附新法。名在黨碑。務觀志在中原。沒猶齋恨。祖孫以道濟美。與貞白列祠而三。歲時省左丞墓。戒勿墮。務觀以夢啓公。而祖之藏。其有所庇麻。知公之敦古道。可託也。夢亦豈盡虛哉。乃爲之記。

### 覺菴記

覺菴主人。閉關掃軌。刊落浮念。返道德之鄉。息性命之圃。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菴之所曰靈壇。有山重掩。有水縈紆。爰樂斯丘。乃效古人。豫爲壽藏。遇勝日。扶杖引客。觴詠其閒。予曰。噫嘻。覺菴其真覺者與。夫人方寸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是之謂覺。陶淵明賦歸去來辭曰。覺今是而昨非。今昨之分。卽夢覺關。寓形復幾何時。微祿折腰。爲是僕僕。一覺以往。雲契吾懶。鳥證吾倦。故園松菊盟吾老。自祭不必魚菽。自挽不必蒿里。曠乎千載人也。聲利熏灼。悠悠醉夢。至於鐘鳴漏盡而不止。抑何痼哉。弗覺耳。覺往復之理。出處一覺榮悴之理。窮通一覺晝夜始終之理。生死一世故桑海。巋然一翁。血氣衰。本心見。而覺生焉。回首七

十餘年閒。誰行誰止。誰喜誰悲。誰壯誰老。吾不自知也。其承小試。枳棲松哦。則既散爲浮埃。而海內交游。賢公卿材輩行。亦往往凋謝無幾。于人世何如哉。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曹植所以感也。感則未化。覺則化也。大塊茫茫。吾不知其所以勞我者。又惡知其所以息我者。方將以天地萬物爲藏。具何所不藏。何所藏。性無疆界。心無畛域。上下四方。皆吾覺菴。主人聞而喜曰。幸哉。子之拓吾境也。主人爲誰。平嶺黃文芳德元父也。

鞍山齋記

山於天地閒爲物峙。或盤如龍。或踞如虎。或儀如鳳。或曳如龜。或巾而峨。或筆而銳。或笥而方。或蓋。或笏。或旗。或印。形象物而名隨之。昆陽並海而縣。諸峯自西南來。氣勢橫逸。若萬馬之奔。距郭近一峯特聳。若勒回馬首而顧其羣。其旁起中伏。若馬背負鞍。故名馬鞍山。春時杖屨西郊。見雲霧吞吐。花木紛披。宛然紫茸翠毛之飾。晃眩吾目。周氏族居其下。箕裘詩禮。踰二百年。行之翁薦于鄉。登龍虎第。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堂叔父蒼巖先生。嘗五馬台藩。其子延甫。升上庠。幾爲走馬舍選。程悠景沒。皇路險傾。昔馳今止也。昔驟今拘也。昔康莊今早樞也。翁德不踰閑。以一靜鎮羣競。顧生平出處。有似茲山。方相羊以盟吾老。故自號焉。噫嘻。八駿不遊。六螭猶在。翁將鳥奕乎高駟。驅策乎要途。追颯抹電。一瞬千里。乃挂長林。倚高嶽。使樵夫牧子。得熟視而摩挲之。昔馬伏波年六十餘。自請伐胡。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曰。矍鑠哉。翁年過

伏波而貌朕意遠如有用我尙堪一行否翁笑曰呂公後車申公蒲輪皆後吾十年吾秣吾馬矣予聞翁言頗壯翁而知翁之壽未艾也翁行予亦執轡從後。

### 王氏家譜記

歸德府古亳都也。周興封微子奉殷祀遂爲宋。帶河襟汴。一望平曠。亘數百里皆桑麻區。王氏中原著姓。其居府之睢陽者。往往性樂幽潛。不以名耀。雖其子孫有弗及知。若明之推官之先是也。閱其譜。曾祖祖二世不書諱。墓在黃岡北。爲黃流吞齧。今無復存。父諱某。不仕。以樸行稱。墓于忠信村之鳳皇岡。松檟如故。夫人時氏韋氏。祔而藏。時有淑質。生二子。曰珪。曰贊。贊先逝。韋性嚴重。綜理內外。生一子。曰昕。是爲推官。常逸其夫於事。而勞其子於學。明之以儒飾吏。初試濶東宣慰司令史。考滿。授將仕佐郎。鎮江丹陽簿。次江濶行省掾。時內外宰嘉其才。皆舉爲助。外刻先上。得旨。充本省檢校。轉承事郎。常州路晉陵縣尹。今承務郎。杭州路推官。明之剛毅之資。深沈之器。遇事慷慨。不撓不私。豈五王忠義與日月懸。英聲烈聞。漸于是邦者。耿未堙。與將忠厚世積。祖菑父播。而不食其秋。與是遺後人。與明之號忠溪。忠父教也。聞於父教。而復以教其子孫。溪將增而深。溢而遠矣。夫論人者。必論其風土之素。齊多詐。趙多俠。魯多儒。先儒謂殷之餘民。可與共患難。殷旣墟矣。歷文武成康數世。而猶未能奪其心。至於姬轍已東。陽樊之人。不肯事晉。卽遷于河洛者之子孫。其先固在亳也。噫。忠義之俗遠矣。獨唐乎哉。故併其事。附見于王氏家譜云。



五雲梅舍記

越城爲湖左雄。八山四水在焉。城之東曰五雲門。去城東南三十里。曰五雲邨。天地溫厚之氣。聚於南。五雲佳色。往往徵瑞。王自晉爲江左著氏。越千年益蕃。以碩。宋淳祐景定閒。依光日月。仕爲顯官。今臥龍府治之西。其故第也。會陵谷始各治別第於東南隅。避喧居焉。告院梅山君。卽其居累土爲山。種梅百本。與喬松脩篁。爲歲寒友。傲兀冰雪。幹旋陽和。疎影弄波。澹香浮月。至若春芳敷腴。爭紅競紫。則已飄然謝事。如姬公明農。疏傅辭祿。邈不可攀。綠陰滿庭。纍纍青子。可以升廟廊。調鼎鼐。下視桃李輩。直輿臺耳。明初伯仲式跡前美。復爲堂而構之。扁曰五雲。梅舍旣克紹先翁之志。而又不忘先翁執舊也。乃千里貽書。請予記。予曰。城中數萬戶。魚鱗相比。皆舍也。而舍於梅爲清。夫人容膝之外。非甚俗者。亦或蒔花植木。以供燕娛。固有依梅而舍也。而梅於五雲爲瑞。然而猶物之重也。所重惟物。凡有力者皆可致。而清與瑞何如也。母已則存乎其人。沂國王公賦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識者謂公一生事業。已安排於此。魏國韓公臚傳第一。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舉朝稱賀。以爲得人。其後二公皆賢宰輔。梅無情雲無心也。而徵於二公。況兼而有之乎。使居是舍者。挹梅之清。抗以高致。迎雲之瑞。葆以粹質。梅同雲同。又安知他日宰輔之事。無與同哉。由此觀之。王氏之興。蓋未艾也。

曩予自溫泝括舟行五十里至荆溪望東南岡巒起伏風物潤秀扶輿鬱積謂當有異人特出選勝而宅其會然而不知有法空院也已亥冬院主僧志紹始以開山志來語予曰院在荆溪東南十里峭崖飛瀑古木蒼藤攀危穿翳而後至焉宋祥符中賜今額其先曰普賢懺院五季時僧惠昇書法華經至普賢勸法品筆劃劃有聲迸出舍利晶瑩奪目繇是名僧接踵峻行殊能而院之宇日益崇田日益廣徒日益衆越三百餘年丙寅火丁卯水經二厄蕩盡惟普賢懺院巋然獨存豈人力也哉於是僧大義重完舊址旋集新構會丙子兵其徒竄逃林谷宿聚一空已而支窘理焚以畝質券突久不黔屋就圯上漏旁穿荆棘出人壬辰志紹主是院竭慮殫力懼無以塞厥任賴佛力弘大顯化陰業而紓其逋之積者續其糧之匱者木魚一震泉石皆匕筯聲有門伉如有廊翼如堂殿邃嚴樓閣巍麗彫剝者治滂漫者鮮僧廬高下亘于崖壑鑄鐘以警大夢斥財而廣腴土凡昔所欲爲者皆遂吾心志吾謹詔後人俾勿墜竊慕君之文也願有述予曰嘻幹無以爲有疏難以爲易人不能師獨能也而浮屠之宮被四海金碧嵯峨日新月異則亦不獨師能之也豈釋氏有禍福語能傾動人耶抑彝教不明世有殊尤傑特之才無所於用將入于此而不返也雖然佛以大圓覺爲伽藍歷萬劫不壞也而麗於有爲之迹者有壞有興師能興壞而又悟其無壞可興則徧河沙大千界皆吾法宇也水火兵革能壞之哉師竦然喜曰君儒者也而涉吾地進吾於道矣作禮請而書之

孤竹齋記

按平灤在長城南東薄海古孤竹國也自有虞氏營州秦析而郡之爲遼西北平漢以後離合廢置不常非有高山大川與中州角雄勝徒以孤竹君之化夷齊二子之節流被至今其俗質直而好義男女無貴賤壹事耕織予束髮讀書竊慕首陽高風迺若天人雖閱數百世隔數千里猶使人興起況生其國者乎燕人曾君瑞卿來昆陽數造予門挹其貌冰懸雪峙瑩然而清也聆其論蛟騰虎躍軒然而英也而又持之以不矜翼之以不倦凡有作必屑叩予予益奇之一日惘款以請曰吾家世平州祖父皆學而仕吾未離乳而徙於燕也念孤竹吾自出取而名齋以示不忘幸子廣之子曰過桑梓而恭想枌榆而祭夫人鄉土之情也仰高山景先哲則其秉彝好德之性也遼海蒼寒爲我問訊首陽之薇蕨尙無恙乎聖賢非務卓行以震斯世也西土之養當就則就就不爲隨西山之餓當避則避避不爲子適於義耳今君生長西北遭世隆平非孤竹二子比其不可離世而立於獨也吾行吾道凡可以廉頑立懦者是亦孤竹而已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所同者道而不同者時惡執異以掩同哉夫論人者必考其風土之素與其父兄師友之賢趙多俠魯多儒君抱耿介雖資稟固然亦孰非孤竹之染也歟

平陽縣治記

平陽界山瀕海廣袤五百餘里爲鄉十都五十四戶五萬有奇元貞元年縣陞州治始置牧守長吏以下

凡六員。案牘長副二員。大德四年九月朔。判官王侯秉仁來。諗於予曰。職佐州。奉揚休德。人用晏康。一日登父老于庭。詢是州前代沿革。蔑以對。子州人幸文獻有足徵。盍記諸。予曰。平陽自後梁乾化始名。其先曰橫陽。又其先曰始陽。晉太康元年。分安固南橫嶼船屯爲縣。至於今千年。天下一家。生齒益庶。始改爲州。殆茲士之遇也。士校農畝。商塗工肆。民風固亦素良。然而撫之則循。激之則駭。人情不甚遠也。爲政者洗心貞白。一以父母道牧之。美衣甘食。爲太平民。不亦幸歟。侯請勒石。以詔厥來。

### 公溥堂記

治有廳。廳之後有堂。廳以莅事。貴嚴。堂以燕處。貴舒。舒以養嚴也。平陽舊爲縣治。閎壯如牧守居。其堂曰橫陽道院。令尹陳容用周元公語。更其名曰明通公溥之堂。至元丁丑。治燬。越四年辛巳。重建廳事。及儀門兩廡。元貞元年。縣陞州。改創譙樓于儀門之南百步。前瞻偉美。獨堂宇未構。斷礎荒榛。無以崇其後。繡衣之使。省風戾止。據鞍決事。退食西偏。觀聽不肅。大德辛丑秋。太守孫筠謀於佐曰。是不可無堂。夫堂則誠不可無。而無券鬼弗輸也。無粟天弗雨也。於是守與佐。先自捐俸。率六房諸吏。會故家鄒氏。以樓屋售。高廣適稱。酬其直。徙以構。歲豐。民烝然樂事。如子之集。自經始至落成。不浹月。治於是大備。入斯堂也。布武委蛇。凝香深穩。廳尤增而嚴。登斯樓也。山英川靈。畢獻几席。風雨霜露。助其教化。鳥雀桑麻。驗其生長。堂若增而舒。乃卽舊名。縮二字。爲公溥堂。以明自公生溥。爲通極也。守屬予記。予固辭不獲。復於守曰。惟

公之體立。則溥之用行。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一州之治。天下之治也。同體而蠻觸。對面而樊牆。莫切於身。莫近於僚屬。而道不行焉。況遠乎。喜怒愛惡。各自爲心。閭閻痛癢。血脈不貫。簸弄三尺。以至侵迫陰陽。感召水旱。夫孰非私也。今坐是堂者。天地焉鑒其上。赤子焉恬其下。壹是以公至。□推此心。天下可乎。獨一州也哉。守聞而喜曰。□言匪諛實規。諛疾疾也。規藥石也。請刻于堂。旣以自勉。又以勉後之人也。

永嘉忠烈廟記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雖故居庫隘。英風勁節。與九斗相高。非他廟比。始建於太守王公定。重建於今縣尹王公安貞。二公生不同世。居不同壤。惟尙賢敦化之心。根於秉彝者同也。而又同氏。不偶然已。宣和閒。陸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建瓴而下。蕩搖我境。守貳將棄城走。教授雪川劉公士英。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謀。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永嘉遂爲秉禮義之邦。益信獻俘執醜。古稱頻宮。而眞儒折衝。凜於百萬之騎。有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原。會金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以布衣終。皆毅然爲鬼雄。賜廟固宜。歲老。榱桷毀圯。奉神像遷于學。大德丙午八月庚申。廟成。乃迎以歸。尹帥其屬。張樂置醴奠焉。郡學掾阮琦。嘗贊是役。與諸生列拜祠下。咸曰。耿耿乎休哉。夫受朝廷命以來爲縣。上扶教。次勤

政不教不政。而私欲是營。下矣。予雖未諗公政。聞其修孝子墓。建忠烈祠。繫于風教者。可書。政而孰大於是。故因邦人之請。爲記以壽于石。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吾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於是乎記。

### 賓月堂賦

南鴈蕩葉君。堂於山之陽。野蔌盈俎。春醪在觴。索居無朋。欲飲誰相。俄有客自天東。駕五雲而來。水佩金裳。冰姿玉質。初流光於簷楹。忽散彩於庭闕。不由介擯。竟造几席。主人見而異之。曰。噫嘻。此佳賓也。揖與同坐。清寒襲肌。於是撤觴與俎。挹沆瀣以爲醴。攜斗柄而酌之。匪曳裾而投轄。意炯炯以相依。主人謂賓曰。古稱孟嘗三千珠履。勢交何常。合散如市。生死翟門。喜怒廉里。太行之山。灑灑之水。陶潛所以息交。劉勝因而掃軌。乃若高照萬古。渺視九寰。不翻覆於雲雨。豈遷變於燠寒。對之可以增雙眸之碧。卽之可以洞寸心之丹。若子者。予所樂賓。恨相見之晚也。賓冉冉促膝。若復於主。曰。當今非但主擇賓。賓亦擇主。尼父所主。必主衛疽。宗元亦客。辱於王伾。開閣謾爾。入幙何爲。黃金之臺徒觀美。五花之館空遺嗤。自開闢以至於今。閱人多矣。知愚好醜。惇澆臧繆。伏意度情。靡有遺照。乃若持玉斧兮。挾河漢以爲文。斫丹桂兮。梯層巖而絕塵。斯靈府中。自具廣寒清虛也。而不然者。豈予所屑賓。峨眉秋影。昔白之賓。今賓子乎。南樓夜色。昔亮之賓。今賓子乎。主人聞賓言。再拜起謝。顧影復自笑。曰。嘗聞天地閒。萬物之逆旅。往過來續。寓形幾何。吾方擾擾焉。身自爲賓。又安能賓夫賓也。雖然。自當有耿耿者。留天地閒。萬古唯道不朽。天所以

高地所以厚。象緯所以著。明誰實主之。夫豈以有限之形。而欲結無窮之交哉。言未既。天鷄啾喔。斗轉河低。賓不答。去亦不辭。第見斜光回薄。林鳥驚棲。主人舉手招賓。賓已在西山之西。

湯婆傳

湯婆溫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因以爲氏。凡散居匡廬。汝水。佛蹟巖。東城。與秦渝歙劔閒。皆湯氏支派。無寒屬。婆形矮腹魁。端重淳涵。似有德。又工坎離之術。常以虛致滿。狎之者。氣和體寧。心兵不起。故鄉人尊其稱。初世未之器。會天寶中。上召楊太真。賜浴華清。由散地入直。暄津香液。寵於妃。妃貴。予之沐邑。封溫鄉君。自是聲價喧湧。人爭卽之。捐千金鑄其模。締盟衾席。願託足於歲寒。青燈雪屋。擁被孤吟。能作蒼蠅聲。相和答。然守口如瓶。不以漏洩取禍。已而融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曙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頰。厥功茂矣。與竹夫人。性異涼燠。夫人寵旣衰。束之高閣。遂與婆相於永夕。自謂有腳陽春。惟蕙帳麻衾。栢枕雅相善。而得專房於山林子叟。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熱中。雖老奉妾事。彌謹。有德有功。自鼎鑊置衽席。歷險夷有節。可書也已。

贊曰。湯氏派幾遍天下。惟驪山之屬最盛。早遇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謂知乎。後有腳婆者。得名雙井黃太史家。太史撫其腹曰。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鄉矣。或謂太史嘗在臨川。得之汝水。

一派云。

葬說

柔兆困敦之歲。朔騎壓境。所過殺掠。數十里無人煙。明年秋。予舟夜過北塘。半醒睡。一奴坐舟尾曰。何怪也。予瞪目視。有火青青。什什伍伍。已而散漫阡陌。彌千亘萬。直際林麓。予曰。異哉。此葬火也。釋文謂人馬之血積而有光。其信然與。奴熟視浸玩。脫草屨招之。冉冉近舟次。復麾使去。漸遠漸稀。予撫舷歎曰。陽烏西徂。萬目如漆。彼馮託幽昏。以恣弄光怪。何獨葬也。然葬不能近遠人。而近遠之者人也。晉溫嶠然犀牛渚。海族百怪。不能遁其形。若有呼者曰。於君幽明道遠。何意相照。世未爲無怪也。孔氏不語怪。道其常而已矣。故人失人之常。鬼行其怪。中國失中國之常。夷行其怪。怪且不可言。而況乎招之以自近也哉。

蜃說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爲何異。予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予。旣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峯。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欻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輪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談紀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予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



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焦土。化爲浮埃。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

悼墨卿文

墨卿友於予再霜矣。每染筆。玄雲滃研。發我波瀾。初得之山陰世家。曰。此柯山葉氏舊制。制法精妙。色潤而性堅。予非詞翰不屑用。故歲用僅寸許。計其餘可友六霜。頗珍襲甚。有伺予怠者。竊而去。筆悴研枯。悼惜累日。然不知落誰氏。子夏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不如人亡而人得之。予非昧於是。輒介介焉何也。世方仇文。操寸管以擿華藻。寥寥然也。設不幸入龍斷之場。米鹽酒薪。瑣屑記注。以俗卿可柰何。設不幸入異端之室。飾虛無。述荒怪。以幻卿可柰何。設不幸入鴈鷺之曹。舞弄三尺。出入人罪。以累卿可柰何。龍斷以文其粥。異端以文其誕。鴈鷺行以文其奸。使爲是三者。相磨於泯滅。豈不悲夫。

# 霽山先生集卷第五

## 季漢正義序

通鑑魯史也。綱目春秋也。魯史載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至春秋筆削嚴矣。或問紫陽夫子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答曰。主正統。每閱其編。如書莽大夫。魏荀攸。晉處士。唐特進。筆削一字閒。況老曠漢盜。玄德漢胄。史不當黜胄而與盜。故以蜀漢系統。上承建安。下接秦始。而正統於是大明。用春秋法也。同時文昭朱子。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爲正。然而不廢前史者。猶魯史之於春秋也。正統在宇宙閒。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隅之晉。廣狹強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與晉齒。秦雖繫年。卒閏也。世無魯連子。豈惟紫陽悲之。胡君從聖。學古篤。任道毅。既重志三國。又爲季漢正義。于以翼前脩而扶正統。意何切也。抑持寸管以誅奸慝。天地鬼神。實與聞之。顧所以自持其身者。必無毫髮或愆于正。不然。彼冥冥者。亦將有辭。千古在前。萬世在後。從聖其尙謹之哉。

## 胡汲古樂府序

唐人花閒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倣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譁然非笑。以爲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爲者。亦必毀剛毀直。然後宛轉合宮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

爲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豈一變爲樂府。乃遽與詩異哉。宋秦晁周柳輩。各據其壘。風流醞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猶未也。荆公金陵懷古。末語後庭遺曲。有詩人之諷。裕陵覽東坡月詞。至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謂蘇軾終是愛君。由此觀之。二公樂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異詩也。嚴陵胡君汲古。以詩名。觀其樂府詩之法度在焉。清而腴。麗而則。逸而斂。婉而莊。悲涼於殘山剩水。豪放於明月清風。酒酣耳熱。往往自爲而歌之。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出於詩人禮義之正。然則先王遺澤。其獨寄於變風者。獨詩也哉。

洗心錄序

洗心錄者。錄古今善惡之報。使人有所勸而爲善。有所誡而不爲惡。仁哉高君之用心也。而以洗心名何居。蓋善惡皆由心起。其發眇綿。其判天壤。或謂陵谷以來。眞宰茫昧。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豈欲俟其熟而報始定乎。又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爲善爲惡者。偷吾身之不及見。以至於怠且肆。夫必俟其熟。而又使之怠且肆。天之仁愛斯人。未必然也。報應之說。起於釋氏。吾儒所不道。誠乎爲一善者。豈有一毫責報之心哉。苟有一毫責報之心。雖善猶利也。人生天地間。自有此心。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凡君臣而義。父子而親。夫婦而別。昆弟而序。朋友而信。皆本心天理之油然而一。不如是。則有愧於心。凜若芒負。俯仰無以自容。是禍福之報。不必在天。而已在吾之一心。釐而爲四十門。析而爲數百事。皆心所造。

夫子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以天之理言也。雖然上焉者不待勸戒而自爲善。下焉者雖有勸戒而不能已其爲惡。將使觀是錄者洗其不善之心。而復其本善之心。其爲中人設乎。君能約心而致謹於善惡所自出。中人以上者也可以語上矣。

### 宋景元詩集序

文有緒。宋氏自學稼公嗜古。而文苗焉。其子潛室秀于鄉。至雲海少師。乃碩其獲。厥後平齋西廡諸老。茂學摛詞。不以水旱輟耕。繇是先疇日益闢。今芹渚翁字景元。則其九傳也。僕解褐歸。往謝涓陽族。楹連桷比。皆弦誦聲。翁在諸舅中。意氣疎爽。與僕上下議論。一何壯也。陵谷後十年。復見翁兩鬢蕭颯。道舊事如夢。問弦誦之地。則葵麥離離矣。或謂翁熏鑠憂患。必且卑貌孫言。求與時偶。而翁固不然。暇日出詩示僕曰。此十年閒感慨之作也。意所欲言。伸紙縱筆。不復有所揀避。子爲我評之。僕端讀盡卷。毛骨起立。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亡恙。然則詩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廬子關等作。得以獨雄千古也。文之緒有自來矣。齊門好筭。楚國多狗。其卷而懷之。以俟有千載心者。

### 二薛先生文集序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

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爲夷狄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疎。爲采微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傅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爲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剡進。上經乙覽。藏之祕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收拾於煙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飭。懼勿克紹。以貽斯文。羞況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不亦重可敬夫。

送松存弟序

林氏自閩徙居平陽之坳中。至予十二世。系益蔓。歲合族亡慮數百人。敘拜行酒。少長秩如。予以奧里第二支。松存爲伯仲行。別二十年。更陵谷。君自湖海歸省。調爲錄。而予隱州郭。於是相見。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方其操數寸管。與海內英雋角。輒嶄然出。蓋自師教童習。耗思慮而僅工之一。一旦棄如土梗。可悲已。科舉廢。士媒青雲。猶假所業以自見。夫所業者。豈必出其所構。相與爲欺。以至抗顏倚席。貽笑子衿。有如君者。蜀日越雪。政自寥寥。夫錄以舉善。君裁鑒精。月書季考。不失錙銖。而又限義利以律身。辨損益以取友。

士灑然矜奮稱其職矣。噫嘻穹壤間斯文一縷若有若亡然而生人之類不爲禽獸鬼蜮者無喪文之理也。奎復明他日以文瑞世。微君而誰哉。予老矣或恐後死得與於斯幸君之亢吾宗也。於其行輒贈以言。

### 王脩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爲騷。再變爲選。三變爲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煙。組綴花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蔑如。古者閭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往往根情性而作。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風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變者猶於變見之。謂非豐鎬遺澤可乎。山陰脩竹王公有詩千餘。予端讀盡卷。賦核而該。比形而切。興託而悠。三百篇之法度宛然在焉。蓋情性以發之。禮義以止之。博以經傳。助以山川。老以事物。而豈一日之積哉。公弱冠入仕。首觸時宰。閉門十年。至於少舒而復卷。乍出而終藏。視富貴如空中雲。其所自養者固矣。天地閒惟正氣不撓。故清氣不渾。清氣與正氣合而爲文。可以化今。可以傳後。而詩其一也。予數從公遊。嘯吟泉石。每一篇作。有飛出宇宙之意。已而斂入絲粟。寂乎無聲。使人三歎不能已。前輩評宋渡南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鵲心事。悲惋實同。夫同其所以詩之心。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無務觀也。

龍源普度紀勝詩序

橫舟真人名注丹臺神遊碧落。乃甲辰下元主龍源普度大齋。九虎闌高。綠章夜扣。三泉銅魄。盡使昭蘇。厥功偉矣。笙鶴朝回。環而觀者。心竦毛豎。許山曹君爲詩美之。金春玉應。鉅帙粲然。豈以異教同源。吾儒抱濟川之具。不及拯人於生。而翻羨師之拯人於死歟。雖然。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向使彝教脩明。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小人之棄。生順死寧。如晝夜之有經。正不知何罪可度也。惟君子少而小人多。旣自喪其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兵死。以刑死。以水火盜賊死。失其正命。卒墮沈冥。此荒幻之說興。普度所以有功。而吾道之不行於世。其亦重可慨也。故爲併序而書之。

庚申玉樞會規約序

庚申會崇老氏教也。經灰尙寒。士如六日蟾蜍。無所於用。往往游心沖素。以康濟其身。乃或逸出於異教。然教雖異也。而有不異者焉。老氏謂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卽吾儒不失赤子之心是也。道書載庚申日。三彭每乘人睡。奏過帝庭。遂有守庚申之說。會實昉是。予謂不然。使吾掃除物欲。夜氣湛如。天地神祇。臨之在上。雖三彭無所施其仇。若未能寡過。彼得藉以爲辭而告。吾方惕然警懼。如盤盂几杖之在側。三彭非仇子實忠子矣。夫子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卽理也。由理而動。淵默雷聲。方寸地卽玉樞也。周三百六十日。皆庚申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諸君尙勉之哉。

馬靜山詩集序

詩起於康衡之謠。而暢於三百。雅歎頌沈。王風蔓草。繫於時矣。杜少陵自天寶末年。感時觸景。花淚鳥驚。非復和聲。以鳴其盛。然而猶有唐也。予讀靜山馬君詩。清厲沈鬱。扶天墜。閔人窮。意寄言外。方其破硯寒燈。蕭然四壁。人不堪之。而能發天葩於枯槁。振古響於寂寥。手提偏師。亦足抗賈孟之壘。君數過予。坐一樓。評萬象。相知至徹。肝鬲人或未知也。君賦孤琴詩曰。邈邈今世耳。悠悠古人心。嘻。世無古耳久矣。高山峨峨。流水潺潺。吾琴吾鼓。游吾之天。知奚喜。不知奚病哉。

送厲直之遠遊序

東陽厲君直之。僕園海同舍郎也。老槐風雨。若有異物。焉馮之。夜秉燭相對如夢。君曰。予客江西十年。訪舊遊。半入地。幸而存者。或逃山林。或淹黨逐。或老或貧。廬陵劉會孟。執斯文牛耳盟。嘗爲子作孝經纂註。序。俄復溘然于人世。何速也。語已各歎。顧僕偶未死。猶以老且貧。流落殊鄉。而君兩鬢漆黑。方翩翩駕輕颿。游萬里外。何壯也。問所挾探囊。不見有物。獨孝經一部。與胸中耿耿亡恙。其爲具齊之瑟。越之章甫也。嘻。迂矣。嘗聞孝者百行之源。自古明王。無不以孝理天下。君持是書。過東魯。瓣蕘洙泗。起曾閔於九原。與之講切。將必首肯心印。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昔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至啓手足曰。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書得行。革偷從厚。崇禮遠刑。使人人得全其天地父母。



之仁。而無豪髮之毀。況乎食稻衣錦。不一饜其顏。猶謂有人心也。於是相攜出西郭門。奉酒三酌。壯其行。曰。君不迂矣。

顧近仁詩集序

予曩識近仁。顧君於稠人中。老鶴雞羣。風格振整。已心敬之。先伯氏主鄉校。月有書。近仁每先諸子。鳴。予因從旁擊節。則又識其文矣。而未識其詩也。壬寅冬。近仁攜小慙藁。過予。虞庭遺音。一鳴吾耳。乃併與其詩識之。蓋詩如其文。文如其人也。近世剽竊聲響。竅蚓爭喧。自謂能詩。而不本於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詩文爲二途。而不知歸一也。豈有拙於文。而工於詩哉。近仁辭語渾雄。而發之以華藻。氣骨蒼勁。而節之以聲律。全體互宣。參唐歷選。不解而及於古。於是近仁春秋高矣。而藁以小慙名也。何居。予自二十已學詩。星霜冉冉。學不加進。每視舊作。愧中汗外。幾欲盡刪。乃已。而人方許之。以爲工。澗忍復存。終不意滿。昔人謂小慙人。小好之。大慙人。大好之。茲藁得無類是乎。故爲序其卷端。以歸。

鄭中隱詩集序

中隱鄭君。前甲科進士也。亦旣攀桂。抱月而歸。風搏水擊。謂鳳池可立致。未幾。哭怙恃。六霜。又哭離黍。彷徨顛沛。將寫其悲。惋無慘之鳴。舍詩奚寄。詩文之一也。君詩如其文。冠冕佩玉。渠度春容。可以施典冊。薦郊廟。乃雅沈頌歌。鬱爲匪風。下泉之思。回首楓宸。臚唱。杏苑芳題。如隔宇宙。蓋君之所能存者心也。而所

不能挽者時也。其禮義彝倫豐鎬遺澤尙隱然於變風中者。今復見矣。其孤以君之集來請爲序。子旣重君之爲人。又喜君之有子。克揚前人光。花淚鳥驚。詩中有史。千載猶有考焉。其尙謹而藏之。

### 故太府少卿錢公墓誌銘

公諱應孫。字定之。吳越武肅王十二世孫。曾大父諱某。故奉議郎。贈太師鄭國公。大父諱象祖。故特進右丞相。太師魏國公。諡忠靖。父諱某。故通直郎。贈中散大夫。妣王氏。封令人。公生於寶慶丁亥。以忠靖遺表澤。補承奉郎。歷任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辟淮東帥司準遣。知泗州臨淮縣。添差浙東帥司。主管機宜文字。除提舉左藏庫。兼戶部退換局。遷諸軍糧料院。出知建昌軍仙都觀閣。依舊任除大理正。遷兵部郎中。出知贛州。改知溫州。不赴。陞直寶章閣。改知徽州。得替丐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陞直華文閣。紹興府司馬。帶行軍器監。兼宣撫司參議官。除太府少卿。積階至朝請大夫。初公爲倉官時。吳門守鄭公霖。檄往宜興。覆核圍田水傷。先是來者。望洋無措。公製二甌。高二丈許。載以舟。遇圍投甌。決去甌中水。驗稻株損。果十九。乃以實申。監蠲其租八萬餘斛。疇不謂智。公始至某都。喚里正。久不至。問故。曰爲辦過都錢未登。問數幾何。曰例一千六百緡。半歸核官。公笑曰。今所歷八十六都。盡然。爲富翁矣。卽力革前弊。吏卒受絲粟以上。坐以贓。疇不謂廉。過瓜洲。督視糧船。回渡遇風。後舟覆。公戒舟師急往救。曰活一人者。予十緡。於是數十命得免魚腹。公如所活酬之。疇不謂惠。建昌軍學敝。風雨懼不支。公初下車。銳然改作。

繚以垣牆。一洗舊觀。刑部尙書包公恢記之。盱江書院。舊有田。郡因兵興。以其租養軍。廢不治。公復振之。會富民犯法。籍其畝三千餘。撥入書院。士得養。爭淬礪以報公。明年登進士科。十有一人。禮部侍郎陳公禮記之。疇不謂敏。軍之南門。有娶宗女者。夫婦恣暴。如相繼死。非命。至是復斷。小如之兩足。事聞。讞實。竟杖流之。要援不得入。疇不謂斷於戲。公以王門之胄。相國之澤。二十一而從政。三十六而專城。意其忽視世故。以爲不足經意。而弘識遠慮。務沈厚。得大體。智以開物。廉以飭身。惠以拯溺。敏以興教。斷以除兇。使公得盡其用。雲油雨沛。膏我六合。豈止如今所觀哉。會厄九蒿。目忧心已。而屏置人事。植菊疏泉。放乎詩酒。自號寶慶老人。有寶慶集若干卷。家藏法書名畫。古銅彝鼎。焚香宴坐。賞弄終日。嘗曰。吾以遣吾情焉耳。非有玩物之癖也。自唐世王吳越。宋南渡後。始賜第於台。至公晚歲。復攜家還越。而以疾終也。乃在台之寓舍。實辛卯七月二十一日。得年六十五。其孤以壬辰正月三日。葬公于天台縣花桃山。娶董氏。封恭人。先公逝。予曩因來越。侍公遊十年。又十年復來。公已謝世。其子國衡。詣予泣曰。先人凡九寒暑。而未得銘。願請於君子。不獲辭。乃撫而述之。銘曰。

錢氏之先曰錢鏐。歷仕殷周。始封彭。六十五葉門益弘。吳越啓運。武肅生。山川草木錦繡榮。忠懿挈土歸朝廷。黔黎富樂不識兵。繇唐而宋。幾廢興。九王之後。揚遠聲。公二千石。升月卿。培此寸地。流芳馨。東牀得賢子。明經餘慶衰。鍾雲仍。嵯峨丹丘鬱佳城。後千年兮仰茲銘。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繇長至老。同出處。人與其同。然而是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固爭極辯。不苟焉爲同也。不幸公先余往。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明年。其孤將以十二月甲申。葬公于五峯之原。求余銘。拜且泣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荒落。念相知爲深。其得辭。公諱樸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曾大父諱國珍。大父諱得孫。父諱阜卿。恩封迪功郎。妣周氏。恩封孺人。常簿台守蒼巖先生女弟。公生於嘉熙庚子。少穎出。未弱冠。束書游京頻。名暴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內舍。辛未。舍校平。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又中公。以前廡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成名。又失恃。每恨祿不及養。追慕終天。卒棄官耕隱。鄉山瀑下。越故人厚禮。招之。往來轍迹。餘二十霜。其後。次子同出。乃糠粃萬事。遊神高邈。以辛丑十月得疾。卽趣歸。其友固畱。醫理病日侵。至壬寅季春九日。支憊登輿。越十有二日至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尙歷歷。已而伏枕。又四日。悠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沈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銜土。其重可悲也。晚慕顏子坐忘。竹雲一榻。竟夕不寐。余聞而貽書。以真知實踐四字。致愛助。公自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亦不知公之所自得。竟何如也。或疑公學兼黃老。而病且死。欲實其議。然性有能盡。而命不可期。理有能窮。而數不可必。雖立卓之顏。而不免於短也。況以此議。

公哉。公程文在黃子冊中。膾炙海內。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余敬公之才而有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歷艱危兮。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故待制吏部侍郎應公墓誌銘

歲庚子六月丙寅。宋吏部侍郎中奉大夫應公。年九十卒。閭巷哭。庠序哭。其疏遠不識公者。聞而亦哭。明日大風雨。拔木偃禾。信宿乃止。豈哲人淪亡。關于世教。人所悲者。天亦震與。公諱節嚴。字蘇父。其先繇婺。徙溫平陽。曾祖諱光大。祖諱顯道。父諱叔度。贈中散大夫。母朱氏。封令人。公生于嘉定辛未。令人夢神人紫袍玉帶。乘白蚪而下。覺而生。公中散命其少名曰夢辰。免乳。習九經。如懸河。諸子百家。過目輒記。至耄不忘也。決科七歲。試童科。中三十有四。登甲辰武榜。六年庚戌。再換文科。歷仕外任。漣水教。漣漕。東幹長樂宰。輜倅。兩淮制司機參。淮西憲。兩漕運判。權臨安府事。內任國子監書庫。太學錄。國子監簿。司農丞。軍器監。刑部郎官。右司直。寶章閣。司農卿。樞密院檢詳。祕書監。右文殿修撰。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寶謨閣待制。積階初授修職郎。通籍改奉議。自奉議凡八轉。至中奉大夫。曩公在六館時。渠璫黷政。公與學官九人。扣關陳其罪。疏不報。同時去國。海內高之。逮長淮幕。會烽燧急。公進策元戎。率將校登陴固守。冒矢石不動。邊賴以安。其才自許經濟。識大體。周細故。治法。征謀。獄情。軍餉。成效其職。至於獻替論思。每以四方

水旱盜賊爲上言之儼然先正遺風。柱折維裂。渤澥揚塵。閒關歸隱。自歎祿豐功。嗇不克徇。義恥也。客從中原來。見公厖眉皓髮。如商顏圖畫中人。異且拜。問以攝生之術。公笑曰。吾有夜氣丹矣。爲文精實。詣理有補世教。課會孫。竹屋一燈。丙漏下不倦。幅巾藜杖。時行虛落閒園。翁溪友。忘其昔貴。自號平坡居士。脩盛夏時。得微疾。精神笑語亡恙。一日整冠坐。命孫傳翁侍。戒以脩身齊家之則。曰。謹識之。語已而瞑。媿朱氏。漕使雪廬趙公之甥。先二十四年卒。男一將仕郎蚤世。孫一將仕郎傳翁。曾孫五。以是歲十一月己酉。葬公子管峯之原。於戲。孟子謂天下達尊三。有一已希。況於全乎。公爵三品。齒九表。德以參之。歷麾節如韋素。田具饘粥。廬庇風雨。可不謂清。疾惡若臭。嗜義若甘。勢利熏人。衆前獨卻。可不謂介。更夷險。易亨窮。閱少壯老。終始于學。弗惰弗遷。可不謂一。枝葉盡脫。根本獨在。乘化消搖。返于太初。非有盛德者如是與。是宜爲銘。銘曰。

生也何來。有光如虹。逝也何歸。怪雨盲風。黃髮四朝。白雲一竊。維德之芳。綿于世世。

宋貢士晉齋先生陳公墓誌銘

橫陽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馬使。傳十有二葉。而至貢士公。其閒或隱或仕。雖仕或不顯。若嗇於天矣。而名父子。難兄弟。哲夫懿婦。先後一門。銘其墓者。皆當代鉅筆。而龍泉葉公銘之再。由此觀之。斯文之澤。嗇於前而豐於後。天之報善。未嘗爽也。貢士諱某。字某。生嘉定乙亥。曾大父諱某。故修職郎。

大父諱某。故承奉郎。父諱某。承奉長齋。公嘗師止齋先生。光廟初。扣關不報。歸遯林泉。以學授子若孫。貢士習聞緒餘。又益濬之。其學通經濟。而不局於章句。其文根義理。而不銜於葩藻。淳祐己酉。薦于鄉。景定辛酉。再薦黜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菴。出壁藏數千卷。丹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麤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世之故。熟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游戲儷語。亦關治教。時宰將起公布衣。以重史館。貢士固辭曰。是不可易吾素。自號晉齋。亦望道之得行也。時未可進。退以斂之。時未可昭。晦以養之。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於是貢士年八十矣。大德戊戌十月。微疾卒于家。貢士行不求僻。言不立怪。壹以忠信篤敬。爲受用根柢。人亦熏德而良。巷有爭者。不之官。之貢士質焉。貢士曰。某直。直者喜。曰。某不直。不直者愧。已而喜愧兩忘。各釋爭爲睦。於以見盛德之感人。而人心天理。不甚相遠也。自類舊藁若干卷。謂文未喪天。後當有知予心者。娶尹氏。先十五年卒。孫彌仲。泣而求予銘。予非其人。懼忝先哲。彌仲請益堅。則敬次其語志之。銘曰。

知士藏愚。達人據槁。維此齋居。而以晉表。晉之自明。明非外贖。惟退於時。乃進於道。好醜千年。孰壽孰夭。講學之功。乾淳諸老。

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誌銘

故台守常簿周公。既葬之三年。夏。其孤益昌。以公行狀。來泣請銘。余謂公行應銘。法宜求當代鴻筆。僕非

其人敢辭。益昌固請。按狀。公平生歷官書之悉。獨立朝二事。闕而不書。恐久遂淪沒。且死猶有知。將遺憾重泉矣。遂志其大節。以俟來史。若狀所已書。寧略。公諱元龜。字錫疇。溫平陽人。生慶元戊午。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少有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貢漕闈。升賢關。擢嘉熙進士第。教授廬州。歷江淮諸司幹官。扶彝倫。贊婉畫。卓有能稱。用舉員。五改官。試縣一。監州再。登朝三。縣有強寇。公埽清之。州有滯獄。公平允之。朝有公議。公建明之。凡材而仕者。猶能焉。至於繫賢類。消長之幾。關國事安危之會。而見遠識微。固爭力卻。雖觸虎牙。中虺螫。而不以爲悔。則仕而材者。或難之。而足以見公之守也。開慶己未。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闕耿耿。漢之三君八俊也。當揆怒其攻己。將擢公言路。諷以意。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不可市私恩。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柰何摧折之乎。語已束裝。明日臺疏下矣。景定初。登庸元勳。咸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公尺書不叩光範。一廢六霜。癸亥始以主管官告院除。未幾。委買江東限田。用爲心膂。公昌言排之曰。熙寧閒。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爲也。聞者震耳。讒者交吻。而公復不容於朝。明日又臺疏下矣。夫豈不知唯唯之爲福。諤諤之爲禍。然寧此勿彼何也。富貴。電光也。名節。日月也。公素疾邪。其於不義富貴。視之若浼。故隨仕輒已。進尺退尋。十有三年而通籍。二十六年而持麾。人方悶悶。我獨徐徐。勁節高風。爲世仰慕。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誠如歐陽子所云也。晚簿曲臺。意天以禮



樂侯君子不半葺予郡。郡又不及試。豈古道之難復。生人之寡祐哉。京歸道得疾。及門而疾革。以咸淳癸酉五月一日卒。年七十六。階朝請大夫。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累贈朝請大夫。是爲戒軒先生。先生嗜古。及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義理。達事物。公所樹立父教也。自號蒼巖。雜著八十卷。又喜編纂。有訓鑑大蒐。文苑心嗜。師友四騷。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藁。奇字法語。各若干卷。夫人林氏。封宜人。男三。益昌。台州黃巖簿。晉昌。邵武軍戶曹。鼎昌。台州戶曹。兼憲幹。周氏。世居馬鞍山下。垂三百年。祖墓在其東。松柏蒼然。公就旁隴。自營繭室。先葬宜人。至是年八月庚申。始合窆焉。銘曰。

挾河漢兮爲章。抱鐵石兮爲腸。與世濩落兮。與道翱翔。維此馬鞍山兮。生養而死藏。彼囿形兮。同死。獨不死兮。留芳。

故國學內舍蘧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德威。蘧其氏也。蘧爲昆陽希姓。今族於南江者。實自衢來。至於君九葉。爰沂厥先。在春秋時。衛大夫名瑗。孔子稱之曰君子。是爲蘧氏鼻祖。譜牒弗傳。寥寥二千年閒。君子之澤。若是乎遠也。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耀。箕裘忠厚。逮君殖以孝友。華以詩書。益蕃且碩。君少穎發。經傳諸史。過目成誦。試有司。數不利。借逕韜略。戊辰。補國庠。較藝居先。明年升內舍。又明年請監舉。下第東歸。不以得喪累懷。事親菽水盡歡。執喪哀毀。以至骨立。詳於冢舍。而略其家。豐於時祭。而非其奉。髮垂白。每道父母。

時事輒泣下。嘗曰：兄弟均父母遺體也。與仲氏怡愛藹然。家事鉅細悉以付之。仲氏疾醫禱徬徨。不幸不起。則泣且歎曰：人生大夢耳。須珪組何爲。幸而有田。可以備饘粥。有先人之廬。可以蔽風雨。吾亦從此遯矣。會陵谷兵戈騷屑。所至無完室。君旋祓荒穢。結小屋數間。繚以榆柳。種菊蒔蘭。乃角巾野服。挾策相羊。雲嵐舒卷。草木榮謝。無不目擊。而心領。歲時美景。燕洽族姻。命家童歌淮海清真詞。盡醉而止。念生無所用。遠不能澤當世。近猶當惠其鄉。歲侵蒿目。語人曰：爾饑。吾食能下咽乎。輟廩分賑。又海糴以續其匱。貴入而賤出。人德其濟。曰：蘧公活佛也。悲夫。以君之行。已及人。明於大體。而周於細故。其爲君子之後也。庶乎無愧矣。娶林氏。帑院公之女。男靈龍。歸章氏爲婦。君生於宋嘉定庚寅二月。以大德辛丑十月戊寅終。于正寢。年七十有二。初君自卜兆于靈溪之原。詔靈龍曰：美哉斯丘。窈而深。廓而有容。是爲予千秋之幽宮。予死葬毋越三月。循古禮也。靈龍祇治命。以臘月甲申奉柩藏。期薄而乞銘於予。予以同舍郎不得辭。銘曰：

桑田兮海水。槐國兮風雨。彼美人兮。在何許。采芙蓉兮江之涘。抱貞芳兮以道終始。百年兮抔土。垂孝友兮詔孫子。

### 玄宅銘

晉陶淵明履運欵欵。逃之酒旣不可。將逃於永歸之宅。今嚴陵玄同子邵君。尙友千載。竊慕高風。自志玄

宅。又擬自輓七章。以寄親友。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自虞書已有玄德之名。揚雄草玄。韓愈鉤玄。非惚非恍。玄在天地先。窅微深妙。萬物出乎此。入乎此者也。君知皦皦之爲病。將黜聰明。泯好惡。身世兩忘。而復返於玄。雖玄於中。虛明萬古不夜。如韞玉於匱。欲掩其光。而光卒不掩。玄得無尙白歟。乃爲銘。銘曰。

橋門之雋。月窟之仙。宇宙無窮。陵谷忽遷。衆皆瓦毀。我獨壁全。櫟以散壽。蘭以明煎。孰云真宅。維德之玄。知白守黑。返天地先。如龜抱息。靜閱千年。君曰旨哉。斯銘可鐫。

# 霽山集拾遺

知不足齋輯補

## 詩二首

### 錦屏山

錦屏鬱巖峩。秀出城之西。直是神氣積。宛若屏障開。蒼翠出重壤。上與浮雲齊。幽花被晴壁。古樹欹層崖。下有張夫子。讀書事幽棲。于今幾百歲。衣冠多世才。偉哉據名勝。林泉足徘徊。茲晨幸休暇。杖履同攀躋。和風集輕裾。好鳥鳴啾啾。勇往遽忘疲。窮深陟崔嵬。極目萬里外。頓覺羣山低。長嘯倚孤松。暢然舒我懷。

此首見萬歷

溫州府志

### 瑞安集

在仙壇山

倚山寶閣照崔嵬。山鳥山雲自去來。竹籟曉和幽梵合。藤花春入古松開。丹空遺竈形難蛻。草暗孤城首重回。處士淒涼猶是晉。廬山蓮社許參陪。

此首見弘治平陽縣志

## 文二首

州內河記

平陽爲東浙鉅邑。河爲邑鉅利。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也。治挾兩山。河縈迴如帶。而源有三。一嶺門。一昆巖。兩道南落。直走河。以經治之東西。一從白石諸峯。迢遞而下。折入河。以緯治之北。至市橋始合流。又北至抗雲橋。與塘水逆。復合流。轉而東。勢益深廣。按水法來去利。其最利者可濟。枯旱可洩。淹澇可濯。可烹。出郭外。引溉民田數十里。訖歸于海。故爲利鉅。邑猶身也。河血脈也。血脈壅則身病。河壅則邑病。不壅不病也。父老言。嘉泰甲子。邑災。莽爲礫區。流僅如綫。明年汪令季良來。官民居稍構。亟浚之。容演如故。爾從繭絲相急。河漸壅。不暇問。縱有問者。苟焉而已。架浮屋。歲以租入官。堙穢益甚。疫厲凶荒之變。無歲無之。德祐改元。王君應嘉。以永嘉警曹。被檄攝令。首訪水利。議重浚。遂蠲浮屋之租。戒民自除毀。民亦樂於去病。而卽利也。爰乘冬隙。赴役若子。來。鑿飛舂運。委土成丘。深視昔增三尺餘。則又疏東門之池。瀦其流。障登瀛之浹。窒其漏。爲河計詳且密矣。竣事視衆相慶。令矍然曰。浚之難。未若壅之易也。壅起於侵。今浮屋爲河害去之。其租利入于官。蠲之時。異事殊。民無蔽于實害者。將復侵乎。長民者。無動於微利。而聽其侵乎。願相與保之。所不同心。有如河。乙亥十二月日記。

平陽州志序

平陽舊無志。何以無志也。溫屬縣也。土地人民政賦。附見于永寧。編永嘉譜者。往往而略。元貞元年。以縣

五萬有奇戶。陞中州。仍隸于溫。迺選良二千石。暨其佐。奉宣休德。以惠我人。昔沿今創。今繁昔簡。無志可乎。朝廷嘗下郡縣。徧采圖牒。以成大一統之志。然撫星宿。遺羲職。不備不實。其何以信。判官皮侯元。飲冰食蘖。以詩書飾政。覽形勢。稽典籍。方有志茲事。會前永嘉教諭章嘉德元。修永嘉縣志成。捧路檄來。補平陽瑞安二屬州志。侯喜曰。此予欲爲而未遂者也。子生長是州。好古博雅。其得辭以告同僚。長以下皆喜。乃廩館之。共筆札。德元祖述編譜。搜舊聞。訪殘刻。山林遺錄。官附近制。無不博詢旁采。增昔所無。續今所有。而定去取于侯。其友前西安教諭陳天佑。孝章。相與彙集。手抄窮日夜。不爲無助。志於是成。咸曰。勤哉。繼而謝公振孫來守是州。捐捧率先。侵之。夫事有若迂而實有功。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教化風俗之所關。志是也。周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杞宋不足徵。夫子亦傷文獻之無存。今仕是州者。或數千里而來。山川易險。典禮廢興。一披此志。瞭然在目。由是參酌其政事。調和其土俗。使民不棄所便。而駭於所未嘗習。斯亦可附千古良史。俗吏固不識也。德元以侯令屬予敘。於是乎書。大德丁未重陽。前釋褐進士林景熙序。

霽山先生以忠義之氣發爲詞章聲情綿邈音節悲涼足以淒金石而泣鬼神元統甲戌崑陽章祖程爲之評註頗能得其用意所在明天順間鄉人呂洪綴緝墜亡編詩若文爲五卷始大行於世迄今垂五百餘年代有傳刻殆天留以續屈子離騷杜陵詩史豈偶然哉惜嘉靖中遼瀋光澤王重刊刪除章註殆盡同時馮彬亦有刻本則又任意割裂失其本真幸章註賴以獲全是亦不爲無補耳至我朝吾鄉汪士鋐復據遼瀋本開雕而世漸不知有章註矣予祖通介老人嘗讀而病之暇時盡出藏本命正言參校刻入叢書旣竣謂正言曰先生孤忠亮節自在天地間不必以詩傳卽詩亦何必藉我以傳所以區區爲此者庶幾崑陽之註或由此不致泯沒爾卷後補遺詩文四首乾隆庚辰永嘉張潛哉先生抄贈潛哉以平陽久無其書從予家抄錄以歸將壽諸梓別後不復相聞忽忽已五十餘年矣汝其均爲我識之正言承命謹誌時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七夕

宋林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明天順閒鄉先生監察呂公洪所刻歲久版已散失璠幸生霽山舊里復後呂公居趙奧別業遺址寤寐流風夙欲重鐫其集蒐輯彙載厘始成編又苦無善本可覆校迄未授梓今秋至武林聞歙西鮑淥飲先生彙刻霽山集於知不足齋叢書因急買舟訪先生於青堆寓廬索書見示則已哀然成帙矣紬擷之下竊嘆先生以番番黃髮猶復好古不勸而璠蓄志有年仍瞠乎先生之後爲可媿也卷末有先生文孫跋言乾隆庚辰有永嘉張潛哉先生曾以平陽久無霽山集從先

生家鈔錄以歸將壽諸梓之語。璠讀次因語先生潛哉名綦母平陽明經非永嘉人也。生平好古工吟咏。今歿已久。所鈔錄霽山集亦散佚無存矣。相與歎息久之。遂語璠云。余於是書五十年前曾與潛哉有重刻之約。今書適成而子於千里之外。復不期而會。且皆霽山鄉人。足見文字因緣。子盍爲記其事。璠自念有志未逮。今幸觀是刻之成。霽山忠義之氣。旣不墜於地。而璠之夙志亦藉以償矣。因不辭固陋。謹述一時欣歎之懷。而爲之跋。嘉慶十有五年八月望後日。後學蘇璠謹誌。



